

追求智慧的文学批评

□樊星

在看过许多晦涩的文论,并注意到这样的文风还在评论界以及高校学生中蔓延以后,就感到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如何在文学评论中写出人生的智慧、文学的风采?而这样兼具智慧与文采的文论风格,其实在当代已经产生,只是没有蔚然成风而已。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便是注重人生哲理的探索——从先秦诸子、魏晋名士到宋明哲人、晚清学者,都留下了许多“究天人之际”、“为生民立命”的哲学思考。而在20世纪的思想史上,一次次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从19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到1980年代初《中国青年》杂志组织的“人生意义大讨论”、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格外引人注目。由此可见,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探索人生”是根深蒂固的一个情结。只是有的人喜谈人生,常常流于肤浅之论,或人云亦云,或大言欺世。人生充满玄妙之迷,偏偏“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头脑简单的教育者以为可以用一些老生常谈的口号把复杂的人生简单化。相比之下,读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那些别发人生妙理、发人深思、促人警醒的议论,读《管锥编》中那些充满智慧与启示的文字,才使人感受到了思想的伟力,感受到智慧与平庸之谈的天渊之别。经历过纷乱世事、沧桑巨变的当代人,在多元思潮冲撞、交融的漩涡中,需要的正是深刻的智慧而非浮浅的空谈。

所谓智慧,就是能够洞悉人心的深奥、世事的复杂以及各种主义、观念、常识的悖论,发现为人忽略的风景。同样探索人生,哲学注重锻造各种主义,而文学则侧重揭示人生的复杂与不确定性。说“文学源于生活”早已是老生常谈,可像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样的宏论,依然因为生动揭示了魏晋文人与政治的亲密关系,别发了文学与酒、文人与世道人心等等文化现象的玄妙,就写出了文学与生活丰富的联系,可以读常读新。文学是人生,然而“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还是“非善非恶”或者“亦善亦恶”?人们从来就没有共识。佛家讲“佛魔一念间”,更能道出人心的瞬息万变。文学经典千千万万,各执一词,却都写出了人性的微妙与丰富、世事的多变与难以理喻。

常常听到对文论现状不满的议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也许是我们对当代文论已经形成的优良传统谈得很不够。当代文论,不乏闪烁着智慧与文采光芒的宝贵

结晶。例如钱锺书就在《管锥编》中留意“征人情世故”以鉴别迂阔之论与切肤之谈。如第一册中“己思人乃想人亦思己,已视人如见人亦视己”条中就有这么一段文字:“历代诵说《孝经》,诏号‘孝治’。然而约定有之,俗成则未,教诫而已,非即风会,正如表章诏令之不足以考信民瘼世习耳。”(第116页)约定未必俗成,这一论断使人想起历史,想起“礼教”与人生的分离,想起“王道”、“仁政”与周期性动乱的互补,想起究竟是儒教还是道教才是中国文化的根底的争论……看世事,须注重研究民俗,研究复杂的现实与千变万化的世态人心,才不至于被空谈所惑、所误。“切世情”、“征人情世故”之类字眼在《管锥编》中多次出现,正体现了钱锺书知人论世的一个基本原则。同时,这也是钱锺书解决一些文学疑难问题的一个基本点——一些莫衷一是的争论论之以人情世故便迎刃而解了(如“征夫不复与荡子不归”条,“心愁而致头痛”条等)。世事纷扰,才有了莫衷一是的百家争鸣。钱锺书探索人生的奥秘,常于百家学说的碰撞交融中洞幽烛微,指出前人的偏颇;在评说千秋功罪中阐发历史的玄机。儒法两家,早分泾渭。但君知否:儒生中不乏赞赏商鞅变法之人;法家阵营中也会同室操戈(“李斯杀韩非而用其《诗》《书》之教”,见第261页)。秦皇焚书,汉武崇儒,看似政见不一,其实呢?“均欲‘禁私学’,‘绝异道’,‘持一统’,‘定一尊’;东西背驰而遵路同轨,左右易位而照影随形。”(第261页)——或异中同同,或同中辨异,寥寥数语,已见历史荒诞中的严酷、人心莫测中的无情。又,儒道释三教归一,已有定论。钱锺书则别有高见:释道二家,“始则互相借重,几混毗连,浸假而固御御侮,设藩分茅,由势利之争,发邪正之辨。教宗攻许,大抵皆然,如争浴而各夸无垢,交讥课程。”(第二册,第503页)“及夫释与道同,亦各引儒为助,三教间情事大类似,蜀、吴三国角逐。明末耶稣教东来,亦援儒而接释……出家人掉圈从衡,远交近攻,盖于持其本教之宝书圣典而外,枕秘尚有《短长》也!”(同上,第504页)由那些圣贤的不免于偏狭,可以生发多少关于“真理”与“偏见”、“神圣”与“利益”、“是非”与“心计”的浩叹!人间许多“是非”之争,常常与逞强使气的心态纠结在一起。而只有明了这宗教、哲学与历史的奥秘时,才能以更加通达、睿智的目光去探索,去发现真理的微妙,是非的相对了。“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各家学说的彼此攻许并不能实现一统天下的宏图。历史

面向未来的地域文化发展

□姜振宇 王青

近日由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文化战略专业委员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新媒体文化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和西安东方兄弟影业有限公司在西安共同举办的“红安精神与地域文化国际研讨会”在红安举行。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德国克拉根福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共红安县委等单位的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党圣元在追溯了红安老区文化的地域解释、地理文化之后,强调了“红安精神”在当下的现实意义,他认为,革命老区的建设发展,除了发挥自身地域优势,凭借对革命年代精神气质的充分理解,形成以对红色年代进行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发之外,还应当注重对红安精神的进一步挖掘,以适应当下的复杂现实环境。金元浦以“映山红”来指征红安当地的红“绿”两种文化。红安精神是中华红色文化的集体记忆,也是信仰缺失的年代鼓舞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资源。在当代,红安文化的复兴与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复兴这一大背景密切相连,我们需要在追溯过去的同时,将新的文化基因融入其中。这一面向未来的基本价值取向在随后的发言人当中得到了普遍认同。马季强调了“坚守、坚忍”的红安精神在今天的时代内涵。

文学自由谈

文坛因为他而诚实
文坛因为他而多愁
文坛因为他而多愁

盖控论定亦不迟……曾纪鑫

这种劝人向善的文章,乃老生常谈,本刊其实不愿选用。多数时候,大师等同于骗子。凡欺世盗名得于一时者,途径有三,自己吹出来,机构兜出来,众生惯出来。大师都命硬,野火烧不尽,邪风吹又生;大师都命薄,夜来风雨声,泡沫破多少?

不失失恋懂女难……陈九

美籍作家陈九,“随笔”写纽约,出神且入化。久居之故,此君不光爱纽约,而且恨纽约。所以她说,失过恋的男人,才可能懂得女人。孙犁曾痛惜写手的浮浅,认为仅放洋三日,便如何如何。这亦佐证陈九的比喻,并非戏谑,至理良言矣。

《文学自由谈》2014年度仍可订阅,邮发代号6-111。双月刊,全年定价48.00元。邮购地址:300040 天津市新华路237号《文学自由谈》朱梅芳收。电话:022-23395034。

的公正便常常体现在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可以在转眼之间就鬼使神差地改变了那些学说的命运,使定于一尊的主流思想顷刻间土崩瓦解,使在逆境中挣扎的支流思想忽然间成为显学。能从思想的“兴”中看出“衰”,从主义的“异”中看出“同”,才称得上独具慧眼。更何况还有“人生如弈棋”的古训在:“以王充之达识,而《论衡》首标《逢遇》《幸偶》之篇;西方考稽名俗者,亦言同感人生中有‘掷骰子成分’。……《堂·吉珂德》即以人生譬于弈棋之戏”云云(第三册,第1139页)。世事变幻莫测,历史充满偶然——人的渺小、人的希望、人的豁达,俱寓其中了。

我也很喜欢读李泽厚、高尔泰的文章,既富有洞见世事的智慧,也常常灵感飞扬、文采斐然。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描述中国美学的发展历史,文风也写得美不胜收,已成为当代学术经典。高尔泰的许多文章也写得气象万千。例如《中国艺术与中国哲学》一文就常常有精辟的哲理议论,如这样的发现:“产生于忧患意识的快乐必然伴随着抑郁和不安,产生于忧患意识的痛苦必然具有奋发而不激越,忧伤而不绝望的调子。而这,正是中国艺术普遍具有的调子”;“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艺术是消沉的,避世的,退让的,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认为恰恰相反。在漫长而又黑暗的中世纪封建社会,中国艺术很好地表现了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不甘屈服而坚持抗争,不甘沉沦而力求奋发,不同流合污,而追求洁身自好的奋斗精神。”还因为高尔泰熟悉古代诗词、画论,文中常常信手拈来,使文章处处散发出浓郁的诗情画意、澎湃着汹涌的生命激情。这是散发出浓郁“中国气息”的好文论。

已故文学评论家胡河清擅长以中国传统神秘文化话语解读当代文学作品。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使他那些解释当代文学现象的文章既古朴又新颖。他曾经这么表述过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对于我来说,就像这座坐落在大运河畔的古老房子,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我爱这座房子里,中散发出来的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也为其神秘。然而,旧主大夫家族的遗传密码,也教我深知这所房子中潜藏的无常和阴影。但对

这房子的无限神往使我战胜了一切的疑虑。”这样的文字,如诗如画,意境玄远。在谈及自己的知识储备时,他谈到了《庄子》、古典诗词、《黄帝内经》、佛典,还有《周易集解》——他特别谈到自己与这部书之间的深刻缘分:“我一下子就被这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神异气氛吸引住了。并且预感到,也许我与这部古老的圣书存在着某种宿命的缘分。大概它就是我的文化星座的所在,将像北斗一样灿烂星光照耀我的一生历程。”(《灵地的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他的《贾平凹论》就是这样一篇以《周易》解读贾平凹小说的佳作:从贾平凹姓名的拆字妙解(“平凹”有“阴阳”之意)到“在金属与小水的名讳里,也藏着《周易》文化系统的密码隐喻”的发现,从对《白朗》的星象解释到对《古堡》悲剧有违《周易》真义的文化剖析,从对《人极》中农民修智的局限性分析到对《浮躁》中韩文举深得“易理精义”的阐释,都在贾平凹研究中别开生面,也与贾平凹钻研神秘文化的深厚素养相对应。文章的最后,他表达了对东方神秘文化的认同:“现代主义所描绘的精神文化景观,还远远不能达到《周易》文化系统那种精微知几的实验现象效果……当文学真正达到与东方神秘主义的同步操作时,就会显示一种‘青青翠竹,皆是佛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神性境界。”(同上)这样的境界,玄远而神奇,是与西方的批评话语判然有别的。

此外,我也很喜欢赵一凡的著述。他的两本《西方文论讲稿》(一本《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还有一本《从卢卡奇到萨义德》)梳理西方文化思潮,却能够写得深入浅出,妙语连珠,引人入胜。请看一段介绍拉康的文字:他“既热衷镜中幻象,又迷恋母子情恋。他那搔首弄姿的模样,令人联想苏州评弹中的旖旎风光……”(《从胡塞尔到德里达》,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26页)可谓精练概括,也妙趣横生。再看评点哈贝马斯的一段文字:“老哈担心不无道理。但我要告诫各位:此人闭口不谈发展中国家。他一心要维护的,只不过是当下欧美国家的合法化权威”,“因此便有第二思考题:中国人如何平衡自己的‘规范与自由’?”(《从卢卡奇到萨义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33-734页)对西方思想权威的论段发出不同的声音,不仅需要清明的理性,而且需要对“中国问题”具有清醒的洞见。

信手拈来几例,已见当代学者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中国学术思想、追求中国学术气派上取得了不容小看的成就。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好好总结,尤其是在追慕西方理论晦涩之风、人云亦云之风已泛滥成灾的今天。

文学传统的当代弘扬

□张细珍

丰富开放的学术研究

灵历程的描述中去领悟一二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人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命题。

对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作者根据研究对象的独特性,相应生成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正所谓各开各花。其中,读之精彩过瘾者甚众,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发表的《论莫言的艺术感觉》一文。他认为,莫言独特的艺术感觉在于,“化熟悉为陌生,在极端主观化中与冷峻的客观化暗通,同时观照着生活的清晰度和浑沌感”,“借此实现了艺术感觉对对象世界的占有”。我想若没有与莫言的艺术感应在联通的审美功力,又怎能如此深入地走进莫言的艺术世界?作为学界最早系统研究莫言的学者,张志忠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出版了学界第一本莫言研究专著《莫言论》。该书无疑是当代莫言研究的奠基、预言之作,也将是独树标之作。

此外,文集还收录了采用文本细读方法的《暧昧的启蒙 暧昧的自我——〈狂人日记〉〈沉沦〉新论》,采用关键词研究方法的《追忆逝水年华——王蒙“季节”系列长篇小说论》,采用意象解读与镜像理论法的《镜中之像 像外之旨——洛夫诗作中的镜像研究》,以心理精神分析为路径切入挖掘作家精神世界的《读奇文,话奇人——张承志〈心灵史〉》,采用症候式研究

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相当滞后,已不能有效地涵盖当下在社会转型中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文学实践活动,正逐渐丧失其实践性及历史的可变性品格。这就是说,既有的文学理论愈来愈远离当下的文学实践而面临“失语”的危险。

新世纪伊始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非但没有论争的结果,随着参与者的纷纷加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鉴于一面是文学理论因更新的滞后而陷入“失语”的困境,一面是大家都熟视无睹而热衷于很难有结果的“众声喧哗”这一学术奇观,我们提出了“本质的悬置”,并认为只有暂时把本质“悬置”起来,文学理论才有可能与当下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文学活动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进行有效的对话,才有可能走出“失语”的困境。因此,“本质的悬置”并非具有反本质内涵的“本质悬置”,其初衷是希望论争的双方能暂时化干戈为玉帛,携手为文学理论体系的更新与研究做一些切实可行的工作。显然,“悬置”本质,“只意味着该问题确有难度,决不意味着它从此不再存在”,更不意味着“批判”、“反对”乃至“抛弃”它。

“本质的悬置”决非一厢情愿毫无逻辑根由的臆造。作为概念源自于对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相关概念略作修改而成。作为观点或者学理精神,在西方,萌芽于19世纪下半叶的孔德,理论化、系统化地建构于20世纪初胡塞尔的现象学;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界开始出现“悬置论”的声音,主张将文艺理论的学科基点这一类问题悬置起来,放弃对文艺根本问题的追问。尽管仅从观点本身来看,是有悖于我们习惯的研究方式,而与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有较直接的联系,但是,悬置的背后,其实包容着一种极为严肃的学理思路:执着地追问我们对艺术特性的认识是否具有可靠的基础。因为胡塞尔的理论,“出于一种‘深刻的伦理动机’:人对自己和文化所负的责任,只能通过对人类一切主张和信仰的基础进行彻底的检讨来完成。为此,首先要批判‘自然的态度’:相信意识中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存在,并且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是可靠的;其次要批判‘历史的态度’:相信历史给予的观念与思想是可靠的、正确的。也只有将这两种态度都‘悬置’起来,我们才可能面对事实本身,也才有可能获得实在的知识”应该这样说,这种学理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可惜的是,因没能掌握西方认识史上学理发展的这条脉络,在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领域,现象学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和应用。

正因如此,“本质的悬置”的初衷或许只是幻想,但也未必不是不可能的。撇开其令人敬佩的学理精神及文学理论实践性品格的现实诉求,单就论争双方论争的最终目的——本质的论争绝不在“本质”本身,而在于文艺学的学科性建构而言,双方暂时的握手言和,“悬置”本质也是可能的。

我们提倡一种多元的本质主义,一种既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又符合当今学理发展的多元的本质主义。这种多元的本质主义,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又是对今后学理研究的期许。因为“本质的悬置”不但是文学理论实践性品格的现实诉求,还意味着文学理论对长久以来纯文学范式的超越,进行跨文学的实践;“本质的悬置”,不仅能使文学理论走出当下“失语”的困境,而且将会给文学理论带来勃勃的生机;最起码它也能使我们高校文学理论课堂因时代气息的注入而平添些许的轻松与活泼。”

法反照作家创作得失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以〈高老庄〉和〈废都〉为例》以及挖掘文本互文、镶嵌过程中的裂缝与问题的《误读的快乐与改写的遮蔽——论〈启蒙时代〉》等,从中可见出作者丰富开放的学术方法与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张志忠已陆续出版很多的专著、论文集,这本《在场的魅力》只是其中之一,同时也是较为独特的一本。这表现在独特的编选原则上,该论文集“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角度入手,选择自认为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心得堪为示范的篇什,分为11个专题,平行罗列,又互相应和,以便使读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启迪,不但是在中读出作者对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史的个性阐述,也能够窥得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需要的一些入门路径和基本方法”。这种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的编选体例,蕴含着一个学人真诚平实的学术传承之心。文集涉猎广泛,从文本细读、作家阐释,到思潮追踪、文学史思考、史料梳理,再到现代性理论引导、世界文学格局中本土问题的探讨,其中每一篇文章都是金秋阳光下精心摘选下来的葡萄,颗颗丰实甜润,足见其文所涵典雅之素养、所扬文坛之正气、所辟问题之蹊径以及所显辞章之醇厚;而各成专题、平行罗列又互相应和的结构体例,则如葡萄梗,能给人以读的读者输送精神的养分,给予方法论上的启示,正所谓取法其上,得乎其中。

毫无疑问,读者阅读这本论文集,收获是双重的。它是一扇门,或者说它为读者打开一扇门。实际上,真正的学术研究确实能打开联通作家、研究者与读者精神世界的那扇神秘的门。

追求符合文学实际的理论研究

□秦剑



中山文学院图书出版征稿

由中山文学院、南京远东书局有限公司编组的《中国作家文集》《远东书林》《当代艺术家作品集》等系列图书,以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辑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族谱以及书画、摄影等图书均可出版。使用国内出版社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图书出版后可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陈德全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周期为四十至九十个工作日。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文学报》或《文汇报》(文学周报)等报刊发表书讯。敬请关注。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十多年来,出版的正版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出版后,将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作品者请联系:211106南京市江宁区胜太路77号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电子信箱:zs8588@126.com,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52103958

长篇小说	黑白(白之篇)……储福金
	有关《黑白》白之篇……储福金
	储福金与围棋小说……李洁非
短篇小说(专辑)	
	小说二题……尤凤伟
	走甜……黄味梅
	回乡记……王威
	无执——佛说:婆婆无执……徐小斌
	刀髻……路内
	看见……走走
第一见证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事件六十年祭……周文毅
对话名家	繁花(节选)……金宇澄
	上海是一块经过电学镀的……
	LOGO——对话金宇澄……黄文婧
非常观察	中国是否需要文学经纪人?……主持人:丁杨
作家地理	独行(外一篇)……叶小明
	通信地址:杭州体育场路178号浙报大楼。邮编:310007。邮发代号:32-79。全年六期:90.00元。电话:0571-85117223(发行部),85111970(编辑部)。

江南

2014年第六期目录

2014年第三期目录

中篇小说	解连环……王小鹰
	我吃的药不能告诉你……李治邦
	亚利桑那水手刀……张锐强
	锡林格勒之光……孟小书
短篇小说	
	尚保存个人档案……阿成
	合作……刘庆邦
	我的同学开玩笑……女真
	我没有考上公务员……曹军
	河流的方向……尹向东

报刊小说选目

生命随艺术而延伸……郑法清

大地回春,梁斌中国。四月十八日,国家现代文学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党组书记李冰、副主席李敬泽偕百余作家,济济一堂,缅怀先生。“梁研会”常务副会长郑法清,面向满堂文友,深情勾勒出老人的平凡与卓越。

刘氏的“豆腐渣”……唐小林

本文质疑的对象,颇颇具影响。当初毅然拂袖,他处谋生,也算得一位有个性的角色。多年过去,好马大嚼回头草,又是一番新模样。有人叹曰,制造“通吃”之话题,无非沾着另一份饭票。是耶非耶?欢迎争鸣。

终会升华到思想的层面……韩石山

本文内容“敏感”,关乎上流与下流,正经人是不屑言说的。韩石山从人类文化史上下笔,有了理论色彩,有了学术味道,但依然难以证明他是一个正经人,顶多表明他是一个正常人。